

纸上飞奔的人

■李志远

去市里出差，偶遇市作协秘书长雷老师，他托我转交一个淮阳老乡的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证，我很乐意帮忙。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，接触的省作协会员也不算少，甚至中国作协会员也认识几个，但省级作协的会员证还是头一次见，拿在手里，觉得它沉甸甸的，打开那有份量的黑色封皮，映入眼帘的是邵丽主席的红色印章，红印上方写着这本会员证主人的名字——贾国正。据雷老师介绍，2018 年度淮阳籍申请人省作协会员的，只有贾国正一人顺利获批。

这个名字倒并不陌生，时常见诸报端，并被朋友圈的人不时提起、转起、说起，但其本人却从没有见过。回到县里后，我打电话给他，告知通话缘由，并征求其会面的时间地点。他说他住在冯塘乡下，第二天在我单位门口见。作家住乡下，既可寻求内心的清静又能接触生活的热闹，对写作者来说是绝佳的创作之地。我想，这位贾先生一定是一位有着过人之处的高人和隐士。

早上 8 点，单位值班室内，一位 60 多岁的老者端坐于椅子上，旁边放着一副拐杖。他衣着朴实，面容和善，眼睛有神，见我过来，伸出手来与我握手，他的右手虽微微发抖但仍能感到十分有力。原来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贾国正先生。

门卫老刘说，这个老先生是个有功夫的人。别看这个老贾现在走路不灵便了，但当年他是三五个人都近不得身的武林高手呢。他也并不讳言右脚的伤，

主动讲起了当年的种种，原来他上世纪 70 年代高中毕业后，先是在学校教语文，由于其家庭是武术世家，他的父亲希望子承父业，于是他边教学边习武，却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，后来专心习武，不但多次在省市县的武术表演、比赛中斩获大奖，还成了县武术学校的教练，加入了河南省武术协会，被表彰为“河南省优秀武术辅导员”……谈起昔日的种种，老先生神采飞扬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在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中，他摔伤了右脚和右手。习武之人，伤了手脚，武功尽废，哀莫大于斯。于是他又一次将人生转向，用微微颤抖的右手，进行写作，一篇篇新闻稿件、文艺作品，从乡下飞到县里、市里、省里乃至国家级的大报刊刊，在田字格上的奔跑，一如当年武术表演一样遥遥领先于很多人。

一身而双会员，我见过很多，有同是书协美协的，有同是作协评协的，但武协作协于一身，还是第一次见，非亲眼所见，不敢信也。

能文能武大丈夫，身残志坚真功夫。于是对门卫老刘的话“这个老贾是有功夫的人”，深以为然。他的功夫体现在当年的武术奖项荣誉中，也体现在健笔如飞的行文上，命运给他开了一个不笑的玩笑，他却凭借顽强的斗志，为自己开辟了新的天地。

我想，如果老贾走在大街上，没有熟悉他的人指点的话，谁也想不到，这位举步维艰蹒跚行走的老者，竟然是能在纸上健步如飞的大侠。

倦鸟归林

■杨颜如

果然会心处不必在远，无意间倒叫我就近寻到一处好地方，环境可以，很适合垂钓，来的人不多也自在。本想当自私鬼自个儿消遣得了，但到底没忍住嘚瑟便叫上朋友也去。人言山石之胜多妙于天成，眼前这水中叠石，勿论形态质地高下，有木阴水气便已清绝。江干河畔水声浩浩潺潺，粼粼冷冷，清冷入骨精神顿时一振。只觉天地寥廓，人之渺小，形骸始为桎梏，不如尽兴此刻，活在当下。这里樱花开得也好，都说山樱如美人，红颜易消歇。从极其繁盛到辗转凋零不过数日，绚烂而短暂，它就是要这样，让人无法多得，被深爱着。提起友人一下午打满■的鱼，简单烧炙后成了桌上饭食。钓鱼，不会。做饭嘛，也委实不是我的强项。不过都玩得畅快。斯是粗食，惟吾德馨嘛。何须丝竹，山水清音足矣；不必亲眷，知音友人亦暖。

几人挨着昏灯挤坐一溜开怀嬉闹，吃鱼喝酒，气氛愈浓。聊聊近期糟心事又唏嘘感慨少时的无忧无虑，笑别人也被别人笑，满身疲累渐被欢乐消散和取代，我们又是活泼泼、自在欢腾天地的年轻人，一切依旧生动可爱。这样偶尔从浮躁生活中抽身，三五好友小聚，在自然中感受当下，便如倦鸟归林，总能让人在温暖快乐中重拾对未来的憧憬热忱。哪怕明



感怀一组

■曾广彬

游关帝庙

香客如潮拜帝尊，十分英武不须论。
追风赤兔惊人胆，偃月青龙摄敌魂。
拥蜀因怀三结义，放曹为报一容恩。
庙中修葺庙前拆，睹此当能悟废存。

■薛顺名

农事节邀游二题

声振云霄锣鼓催，祈福纳瑞引龙回。
滨河渔唱春潮起，深殿烟弥紫燕飞。
忠义千秋秉日月，威德百代绘芳菲。
当言皓首诗情壮，畅饮三杯木叶肥。

二

柳初青眼启蛰天，绿染晴川诗满园。
春水迢迢风细细，乡音袅袅意绵绵。
书评魏晋文心阔，联比明清妙语连。
继往开来歌盛世，思潮敢领厚德延。

鹧鸪天·森林公园

邀友寻芳风小寒，欣闻城北绘新篇。
绕行黄水烟云滞，忽现桐丘境界宽。
追往事，念前贤。无边胜景惹流连。
游人若待蜂蝶舞，饮醉春花天下眠。

■刘永德

一剪梅·关帝庙会

庙会熙攘潮水倾，游客摩肩，香客蜂行。
高炉燃尽显虔诚，烟雾弥漫，纸烬飞腾。
锣鼓喧天起乐声，早船悠悠，花旦撩情。
神威武殿堂雄，忠载千秋，义启芸生。

饮水思源

■胡玉华

仲春时节，春意盎然，花木争荣。一个周六下午，闲来无事，提桶接水欲浇花。瞅着哗哗流淌的自来水，我暗自出神，吃水难的往事一股脑儿涌上心头……

早在半个世纪前，我正值少年，当时群众生活用水皆依赖于水井。除少数傍河人家可选择吃河水外，人们皆要晃晃悠悠到附近的水井去担水。那时，我家住在牲口市街，距家最近的两眼水井，一处位于原东方红大街与七一路交会处东南角，另一处在我家正南方向。由于祖父年迈，父亲长年忙于工作，奔波在外，担水的重任便责无旁贷落在十多岁的我肩上。

那年月，家家户户备有储水缸。担水的工具说来极其简单，一个扁担，一对大小适中的水桶，一根长度足够用来打水的麻绳，足矣！

挑水需要的是力气，而要把满满一桶水从井里稳稳地打上来，不唯独需要力气，也要具备或者说掌握一定的技巧。水井口径约一米余，井深五米左右，井壁多是青砖砌成，周围铺以大青石或青砖，因长年打水的人络绎不绝，日久天长，井口被磨得光滑异常，且湿漉漉的，走在上面提心吊胆，稍有不慎，就有跌倒的危险。

水井水位的升降，与季节、气候、用水量等因素相关。在多雨的夏秋季，雨水十分充沛时，水位则居高不下。尤其是夏季暴雨过后，水位急剧上升，似乎伸手可触，且井水浑浊异

常，担回家待沉淀后方能作生活用水。

起初，我担水的时候有些力不从心，歪歪扭扭地担回家两桶水，沿途不免抛洒一些，而途中也要歇上一两次。随着年龄与力气的增长，挑水也显得轻巧自如了。

那时候，群众洗衣物只能就近取水，为免担水的奔波劳累，有的人人家索性就在井旁洗。沙颍河边浣衣者也较多。年幼时，我常常陪伴勤劳的母亲到风景如画的大闸上游洗衣物。那里河阔水碧，波光粼粼，河畔杨柳依依。而傍晚时分的大闸上游，景色更是迷人，夕阳西下，红霞满天，水光潋滟，渔舟唱晚，良辰美景惹人醉。

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，突然时兴打罐井。居民院落差不多都打出了罐井，这样就可以足不出户就地取水。罐井虽然取水方便，但水质极差，不久便被人们摒弃了，大家依旧要到水井挑水吃。

不久，压水井走进周口人的生活，我家也用上了压水井。改革开放后的 80 年代初，我家用上了朝思暮盼的自来水，从此再也不用为吃水难、水难吃而犯愁。

如今，国家斥巨资启动了惠及四亿多人口的南水北调浩大工程，家乡周口受其惠泽，于 2016 年 12 月初实现通水。群众吃上了水质上乘、清澈甘甜的丹江水，真是喜出望外。

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珍惜宝贵的水资源，就是守护碧水蓝天。